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九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四十九 史部

唐書卷二百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懦庸盜攘天權

畏下畏已欲脅制羣臣椔剪宗支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宻臭達道路寃血流離刀鋸忠鯁貴彊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為

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

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

瞑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諒試取告牒

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今舉

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夕與為讐一罹攝逮便與妻

子訣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

息而酷吏寖寖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類事叢姦

臣作威渠憸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

摯殺戮矣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怵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索元禮胡人也天性殘忍初徐敬業兵興武后患之見大臣常切齒欲因大獄去異已者元禮揣旨即上書言急變名對擢游擊將軍為推使即洛州牧院為制獄作鐵籠䯰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横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縋石於頭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衣冠氣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

殺最多是時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而元禮養爲假子故爲后所信後以苛猛復受賕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來俊臣京兆萬年人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天資殘忍喜反覆不事産客和州爲姦盜捕送獄獄中上變刺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續以

罪誅俊臣上書得名見自陳前上琅邪王沖反狀為續
所抑武后以為諒擢糸侍御史按詔獄數稱旨后陰縱
其慘脅制羣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介皆入于死
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絫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
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敬康暐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
輩使飛語誣蟣公卿上急變每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
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牒左署曰請付來俊臣或侯思
止推具必得后信之詔於麗景門別置獄敕俊臣等鞫

按事百不一貸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謂入者例皆
盡也俊臣與其屬朱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
支脉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從事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
注醯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匽溺或絶其糧囚至齧衣
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殺重囚乃
宣詔又作大枷各為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
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即死十求破家後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

選而絶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懼皆自誣服
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弘崔神
基盧獻等下獄俊臣顓以夷誅大臣為功乃奏囚降制
一問而服者同首法得減死仁傑等已論死待日而決
稍挺之仁傑乃遣子持帛書稱枉后見愕然責謂俊臣
對曰是囚不褫巾服何肯服罪后遣通事舍人周綝往
視遽假仁傑襆帶立西廂綝懼俊臣東視唯唯去莫敢
聞先是宰相樂思晦為俊臣夷其家有子九歲隷司農

上變得名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假條反狀付之無大小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生但惜陛下法爲俊臣所弄耳后意解由是仁傑六族皆免又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虔勗不堪枉訟於大理徐有功俊臣使衛士亂斫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截其舌皆即死人人脅息久之俊臣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得不誅免爲民長壽中還授殿中丞坐贓貶同州參軍事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

母俄名為合宫尉擢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司農奴婢十人以官戶無面首聞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羅有婢善歌舞令其黨告以謀反而求其婢諸蕃長數十人割耳剺面訟寃僅得解㤲連耀等有異謀吉頊以白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發姦功即中頊以法頊大懼求見后自直乃免俊臣誣司刑史樊戩以謀反誅其子訴闕下有司無敢治因自刳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為流涕俊臣奏與同惡如璿自訴年老而涕吏論以絞后為宥死流漢

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龍門題搢紳名於石抵
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謀繩
其惡未發衛遂忠雖無行頗有辭辯素與俊臣善始王
慶詵女適段簡而美俊臣矯詔彊娶之它日會妻族酒
酣遂忠詣之閽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嫚罵俊臣恥妻見
辱已命毆而縛于庭既乃釋之自此有隙妻亦慙自殺
簡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風旨簡懼以妾歸之俊臣知羣
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

王與南北衙謀反因得騁志遂忠發其謀初俊臣屢擠
摭諸武太平公主張昌宗等過咎后不發至是諸武怨
共證其罪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
背著牀瞑矣爭抉目擿肝醢其肉須臾盡以馬踐其骨
無子餘家屬籍沒方俊臣用事託天官得選者二百餘
員及敗有司自首后責之對曰臣亂陛下法身受戮忤
俊臣覆臣家后赦其罪時有來子珣周興者皆萬年人
永昌初子珣上書擢左臺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嗤惡

后倚以按獄多狥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旣誣雅州刺
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誅掘夷先墓得遷游擊將軍常
衣錦半臂自異俄流死愛州興少習法律自尚書史積
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武后奪政
拜尚書左丞上疏請去唐宗正屬籍是時左史江融有
美名興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名見興
不許融叱曰吾死無狀不赦汝遂斬之尸奮而行刑者
蹴之三仆三作天授中人告子珣興與丘神勣謀反詔

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内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詔誅神勣而宥興嶺表在道爲讐人所殺神勣者行恭子爲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后使害章懷太子於巴州歸罪神勣下遷疊州刺史俄復故官佐俊臣等爲慘獄遂見倚愛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起兵拜神勣清平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勣盡

殺之凡千餘族即拜大將軍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嬾不治業為渤海高元禮奴詭狠無良恒州刺史裴貞笞吏吏積怨教思止告舒王元名與貞謀反付周興鞫訊皆夷宗拜思止游擊將軍元禮懼引與同坐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獬豸不學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果問思止以對后大悦天授中遷左臺侍御史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逆人第宜辭曰臣疾逆臣不顧

居其地既而果假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奴言語俚下嘗按魏元忠讓曰亟承白司馬不爾受孟青洛陽有白司馬坂將軍有孟青棒即殺琅邪王沖者元忠不承思止曳之元忠徐起曰我如乘驢而墜足絓鐙爲所曳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抵殊死元忠罵曰侯思止欲得我頭當鋸截之無抑我承反汝位御史當曉禮義而曰白司馬孟青是何物語非我孰教爾邪思止驚汗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登牀元忠

徐就坐色不變獄稍挺思止音吐鄙而訛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靳之思止怒以聞后責獻可我已用之何所誚獻可具奏鄙語后亦大笑來俊臣棄故妻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請娶趙郡李自挹女事下宰相李昭德執不可曰俊臣往劫慶詵女已辱國此奴復爾邪搒殺之

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慘刻暑月繫囚別為狹室積蒿施氈

罽其上餓而死已自誣乃舍它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詑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為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次襄州按之弘義歸窮曰與公氣類持我何急元禮怒曰吾尉洛陽而子御史我今御史子乃囚何氣類為杖殺之

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為寧陵丞天授中由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

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勲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陽橋成弘霸死

姚紹之湖州武康人初以鸞臺典儀累遷監察御史中宗時武三思烝僭不軌王同皎張仲之祖延慶等謀殺之事覺捕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敕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䴥滅無所問囚呼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呫

嚅紹之翻然不復顧即引力士十餘曳囚至築其口反接送獄中謂仲之曰事不諧矣仲之因言三思反狀紹之怒擊折其臂囚呼天曰吾雖死當訴爾於天因裂衫束之卒誣以謀反皆論族囚等已誅紹之意岸軒傲朝野注目擢左臺侍御史奉使江左過汴州廷辱錄事參軍魏傳弓久之傳弓為監察御史而紹之坐贓詔傳弓即按紹之謂揚州長史盧萬石曰我頃辱傳弓今來按我死矣獄具得贓五百萬法當死韋后女弟救請故減

死貶瓊山尉俄逃還京萬年尉捕擊折其足更授南陵
令員外置開元中為栝州長史同正不得與州事死
周利貞者亡其系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州刺史
飯蔬利貞怨饋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䦨魚公何疑
問其故答曰適見漁者禽不獲而有魚焉䦨得之刺史
大笑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諂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
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
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絶人望問誰可

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内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彦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狙報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譎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嶺事剗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冦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裴栖貞大理評事張思敬王承本華原令康暐侍御史封詢行判官張勝之劉暉楊允衛遂忠公孫

琰廉州司馬鍾思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翦桓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廷珪又表還制書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

朝廷殺害功臣人神憤惋痛毒至今東都捜掩其家得金銀錦繡冒違制令當加重貶且久據朝廷捷給便佞見忠於君者猶仇讐然使之入朝則亂國撫俗則傷人今擢典要藩縣六品遷三品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

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梧州開元中又有洛陽尉王鈞河南丞嚴安之捶人畏不死視腫潰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王旭者貞觀時侍中珪孫也神龍初爲兗州兵曹參軍時張易之誅而兄昌儀先貶乾封尉旭輒斬其首送東都遷并州録事參軍長史周仁軌者韋后黨也玄宗平内難有詔誅之旭不待覆斬首齎還京師遷累左臺侍

御史崔湜敗其婦翁盧崇道自嶺外逃歸東都為讐家
上變詔旭訊覆旭廣捕親黨窮極慘楚當以重辟崇道
及三子皆死門生故人並海内名士皆絓染流徙天下
咨其寃旭與大夫李傑不平更相訐傑坐斥衢州刺
史故旭益横殘毒以逞官數遷常兼御史其為人苛急
少縱貸人莫敢與忤每治獄囚皆逆服製獄械率有名
曰驢駒拔橛犢子縣等以怖下又縋髮以石脅承之時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

豹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敎值
三豹宋王憲官屬紀希虬兄為劒南令坐贓旭奉使臨
訊見其妻美逼亂之因殺其夫而納贓數百萬希虬使
奴為臺傭事旭旭不知頗愛任之奴盡疏旭請求積數
千以示希虬希虬泣訴于王王為上聞詔劾治獲姦贓
不貲貶龍川尉恚而死
吉溫故宰相頊從子也性陰詭果于事諂附貴宦若子
姓奉父兄天寶初為新豐丞時太子文學薛嶷得幸引

溫入見玄宗目之曰是丞不良我不用罷之蕭炅為河
南尹御史遣溫到府有所訊詰乃并治炅不為末撤右
相李林甫善炅故得免炅入守京兆尹而溫方調萬年
尉不辭人為寒恐於是高力士間出就第炅多私謁溫
乃先往與力士語執手歡甚將出炅通謁溫陽惶恐趨
避力士止之語炅曰吾故人也炅揖乃去它日到炅府
辭曰國家法不敢隳今而後洗心事公云何炅待盡歡
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為侍

郎林甫密遣吏擿其銓史偽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
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㫖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
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搒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
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慴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
獄具林甫以為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
縛林甫久當國權㷀天下陰構大獄除不附已者先引
溫居門下與錢塘羅希奭為奔走推鍜詔獄希奭文深
虐其舅鴻臚少卿張博濟林甫壻也以烟家故自御史

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初溫因中官納其出武敬一女為盛王妃擢京兆士曹參軍林甫欲搖東宫左驍衛參軍柳勣影會𤼵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因引勣所善王曽王修已盧寧徐徵悉逮縛論死尸積大理垣下家屬離竄初中書舍人梁涉道遇溫低帽障面溫怒乃諷勣引涉及嗣虢王巨皆斥逐林甫惡楊慎矜王鉷飛書言圖讖事委溫以獄初慎矜客史敬忠與溫父善見溫襁褓時溫馳至東都逮捕楊氏親屬賓客取

敬忠於汝州鐵鏁頸布蒙面未嘗正視陰遣吏脅曰慎矜獄具須君一辨君即服罪可貸即不服死不解敬忠即索筆自款溫陽不見再三請乃與之對如溫所敎溫謝曰大人毋懼乃下拜慎矜以左證具欲自誣而讖不得御史盧鉉索其家挾讖以入於是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是時溫與希奭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溫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

矣林甫才其爲擢戸部郎中兼侍御史楊國忠安禄山
方尊寵高力士居中用事溫皆媚附之凡事禄山嘗密
諗曰李右相雖厚待公然不肯引共政我見遇久亦不
顯以官公若薦我爲宰相我處公要任則右相可擠矣
禄山大悦亟稱溫才天子亦忘前語於是禄山領河東
節度表溫自副并知節度營田管内採訪總留事拜鴈
門太守知安邊鑄錢事以母喪解禄山表爲魏郡太守
楊國忠當國引拜御史中丞兼京畿關内採訪處置使

祿山勑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慶緒親御而餞之溫銜其德故朝廷動靜輒報不淹宿而知天寶十三年祿山入朝領閑廏使薦溫武部侍郎以為副國忠與祿山爭寵而溫昵祿山甚國忠不善也會河東太守韋陟怨失職因溫以交祿山徧饋權近國忠遣人發其狀斥溫澧陽長史其屬員錫及陟皆坐貶明年溫仍坐受賕奪民馬貶端溪尉始林甫死希奭出為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遛始安溫既謫又依希

兗以居國忠奏遣蔣沇臨按希兗擅稽罪人貶海康員
外尉俄遣使者殺溫等五人溫之斥帝在華清宮詔從
臣曰溫本酷吏子朕過用之故屢構大獄專威福今旣
斥公屬安矣溫死五月而祿山反即偽位求溫子方七
歲授河南參軍以報之
崔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為駙馬都尉
貌豐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
中舉明經為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

鐵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禄山陷京師器受賊署守奉先頃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毁賊所署符敕募衆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吕諲得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肅宗至鳳翔無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羣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

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
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
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
衆心復揺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
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臯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
訴於我三日卒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
丞年六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以國用大竭數

請掊天下財巧傅於法日月有獻漸見識用大抵覆因先收家貲以定贓有不滿意攤索保伍姻近人懼其威無敢不如約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搒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窮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即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若虛慢拒伯陽怒若虛即馳入白于帝詔姑出若虛泥訴曰臣出即死因蔽若虛殿中而召伯陽伯陽至具劾若虛罔上帝主

先語叱伯陽出并官屬悉貶嶺外李峴頗左右鑾等罷宰相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舒息尋擢御史中丞上元元年以罪貶賓化尉死

敬羽河中寶鼎人貌寢甚性便辟善候人意補匡城尉朔方安思順表為節度府屬肅宗初擢監察御史以言利幸京師平任遇寖顯凶態不能忍乃作巨枷號勀尾楡因人多死又仆囚于地以門牡轢腹掘地實棘席蒙上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遷察御史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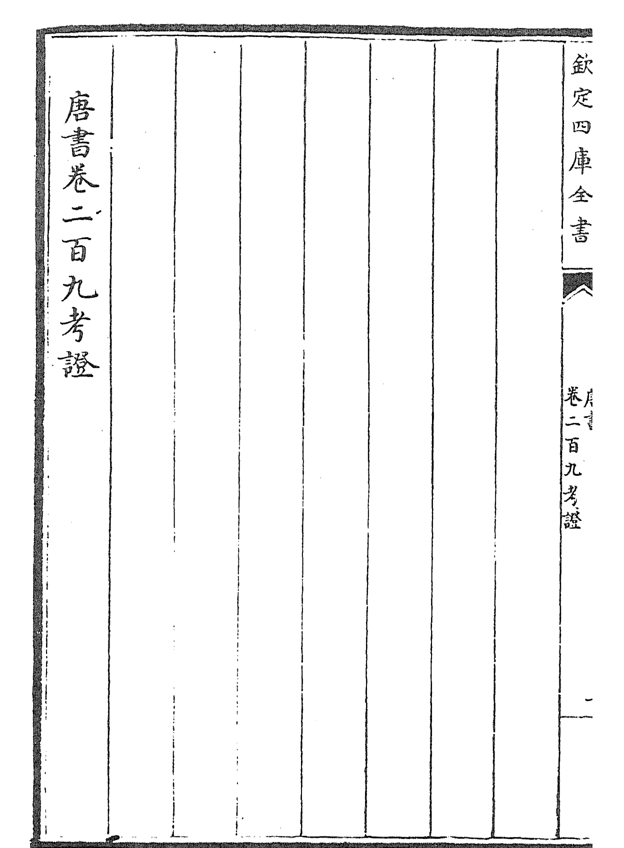
宗正卿鄭國公李遵坐賄下詔獄羽參按遵肥而羽瘠則引遵危坐小牀痺且仆遵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遵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嗣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劾乃悉召支黨環以搒具因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左衛將軍竇如玢等九人皆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六七人斃杖下聞者毛豎先是胡人康謙以賈富楊國忠輔政納其金授安南都護領山南東路驛事吏疾之誣其通史朝義羽鞫之譙須長三尺明日

脫盡膝髁皆碎人視之以爲鬼乃殺之羽與毛若虛裴
昇畢曜同時爲御史皆暴忍時稱毛敬裴畢未幾昇曜
流黔中竇應初羽斥道州刺史詔殺之羽聞使者至繯
服而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咤曰
不及推死矣治州者無宜寢

唐書卷二百九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王旭傳貞觀時侍中珪孫也○舊書作曾祖珪



唐書卷二百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五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藩鎮魏博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税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

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逆汙遂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照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

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顱頷
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
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背脅
疽根此復何也議者曰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
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猶豢虎狼
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有
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于是濶視大言自

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胔皇子嬪之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將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

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藉地之輕重視人謀臧否繖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田承嗣字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禄山麾下破奚契丹累功至武衛將軍禄山反與張

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雪祿山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閱所籍不缺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即約降承嗣詐疾不出瑒欲馳入

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詿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户口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趫秀彊力者萬人號牙

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含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其心而性著凶詭愈不遜大歷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崿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崿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使人誅吏士及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者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脅刺

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為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巳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掎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討執以軍法從事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巳攻拔德州李忠臣攻

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攜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衆圍之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窮不知所出遣其下郝光朝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悦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無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

黃白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髙會諸軍少懈而正已竇臣二軍會棗彊更相見會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髙望麾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髙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旗纛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

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
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
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
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
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
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
子許承嗣入朝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
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吏始承嗣逗遛

不至其秋復畧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巳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鄄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禽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

肆姦無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悦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悦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
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
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剽悍善鬬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飾
行義輕財重施以鉤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
顧諸子弱乃命悦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帝因詔悦自
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節
度使悦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

其姦帝晚年尤寛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
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
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即奉命因大集將士
以好言激之曰而等籍軍中久仰縑廩養父母妻子今
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
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
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已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
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扈

噚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邵令狐峘等表汰浮圖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疲弱者繇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楊朝光以兵五千壁盧疃絶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洺將張伾伾固守食

且盡賞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廪竭矣願以此女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悦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芃與昭義軍救伾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進伾急以紙為風鳶髙百餘丈過悦營上悦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譟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洺士且為悦食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疃戰雙岡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悦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為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悦未得志名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

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𡷞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洺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扈㟧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

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
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
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
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死生
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
下敢忘厚意乎乃斷髮為誓將士亦斷髮約為兄弟乃
卒富民大家財及府庫所有大行賜與而李再春及其
子瑶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燧等受之悅皆族

昂等家悦自視兵械乏衆單耗懼不知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為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悦知二將可間乃儳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即隷麾下今乃以深州

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
漢武風將誅豪桀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
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
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轆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
安鄙州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邺患不朽
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
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孰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即大
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賜

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郅説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窖馬不離廄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濺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為大夫恥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萬屯寧晉武

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御河上大敗棄甲走城悅怒閉門不内蹈籍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絶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為大名府署子為府留後以扈㝉為留守許士則為司武曾穆司文

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郎劉士素爲内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爲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爲左右僕射田晁高緬爲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爲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侯頳爲兵馬使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度河助泚使王郅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王

難以全魏且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接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陜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為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是時悦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欲行重遽絶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琯申固所言悦猶豫許士則諫曰冀王勇決權畧一世之雄也殺懷仙屠希彩誅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今大王之

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攣匹夫
義出且見禽彼得魏博北聯幽薊南入梁鄭而與泚合
其理然也大王不如偽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
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陰約悅背
滔使相望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聞大王欲
從滔度河并泚掎角非也方泚未盜京師時滔為列國
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禍兵多勢張返制于豎子乎
今日天子復官赦罪乃王臣豈捨天子而北面滔泚耶

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為王討之悅因秀
還具道其謀而遣曾穆報滔滔喜自河間悉師而南踰
貝州次清河使人報悅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郅等督
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濟河悅良久曰始約從
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困侵掠供儗屈竭以悅日拊循
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悅
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
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不

取尊我為天子我與同為王教我遠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寔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饋盡因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寔拔清平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愎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

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或諫止之緒怒殺諫者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崿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一殊絶

緒字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

凶險多過常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
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
出奔邢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
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為留後歸罪扈蕚斬其首以徇
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
子滔聞悅死以兵五千合寔軍進攻魏州寔瀕王芥河
壁南距河東抵博州殺畧甚衆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
葬而寔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滔滔許與盟曾穆勸

緒絶滔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眞各脩好如
悦時詔即拜緒節度使寘圍魏凡三月滔敗走貞元元
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
子八品官緒猜忌殺兄弟姑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為
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名朝
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䏌以
兵援接乃免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從王
鴈門實封五百戸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

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夔母微賤公主命為已子寵冠諸兄數歲為左衛冑曹參軍節度副使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為留後因授節度使除喪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之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擊鞠從禽酣嗜欲軍中事率意輕重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

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上自為謀以夸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且能不恥既恥且怒必任智畫伎猛將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

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遺趙書曰魏若伐趙為賣友魏若與趙為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陴鄗遺一城魏得持之獻捷天子以為符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不世之利也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丘絳者父時賓佐與同府侯臧爭權季安怒斥為下縣尉俄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憚大抵如此死

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誼女名諸將立其子懷諫最幼不能事政決於私奴蔣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為留後所謂田弘正者以懷諫歸第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送懷諫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寵錫蕃渥緒弟縉華顯於朝縉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綏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縉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槖它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過當入為

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繒盜沒軍糧四萬斛彊取
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衡王傅俄而吐蕃又攻鹽
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華太常少卿
尚永樂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諫四世凡四十
九年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將
祖及父爵皆為王憲誠始以趫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
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栅師踵進乘勝逐北傳

鄆堞師道傳首以功無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
殺也軍亂且買時憲誠為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
以揺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
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即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
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㝏方亂私與交通數助
請旌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
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
㝏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知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

箕不忍離其譎獪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畧為婚家
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
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
作謾言自大宰相韋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
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丌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
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永濟兵銳甚諸鎮
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
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

安請納地進檢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衞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沿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滔為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太和三年憲誠起

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為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

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

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

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譟曰得

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

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

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進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謚曰定子重順襲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倚稹相脣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毋孝在軍久宜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起山東兵命弘敬

犄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州攻上黨弘敬不得
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弘敬懼乃進
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通七年死贈太
師子全皡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龐勛以功遷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喪納所賜節願行喪詔不許全
皡年少好殺戮下有小罪鮮縱貰人人危懼後軍中相
傳朘減糧帛衆遂叛全皡單騎遁衆推韓君雄以總軍

事而殺全皡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皡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為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不五月進副大使三遷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進累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彊完欲拓地覬望非常時諸葛爽為黃巢守河陽簡攻之爽走即戍以兵北畧邢洺而歸東攻鄆鄆將曹存實出戰敗死其

將朱宣率衆以守久不下爽乘其隙復取河陽簡還攻之爽迎擊新鄉簡大敗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疽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河陽有功遷澶州魏人立之詔檢校工部尚書領留後進節度使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熅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

克彦禎見王室微頗驕滿不軌大興其衆城魏周八十里一月畢人怨其殘子從訓資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卧内軍中籍籍惡之從訓懼易服奔近縣彦禎即以為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輦兵械泉布跡接於道軍中益貳彦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此神告我下將有背乎已而軍亂果因彦禎廹為桑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玠總留後從訓求救於朱全忠全忠為起師次内黄從訓自相州以

軍三萬傳城文玢不敢出衆懼殺之更推羅弘信帥軍弘信出戰從訓敗裒餘衆壁洹水弘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梟首軍門實文德元年彦禎起凡七年

羅弘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狀貌雄偉為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弘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弘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玢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弘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詔擢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

公朱全忠討黄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匹秦宗權亂復詒弘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未輸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弘信素脅于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弘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討太原李克用遣將趙昌嗣見弘信假糧馬又議屯邢洺假道相衛弘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葛從周霍存等引萬騎度河弘信壁內黄凡五戰皆敗禽大將馬武等乃厚幣求和方全忠圖河北欲結納弘信乃還兵全忠攻克鄆朱宣求援於克用遣李

存信率兵救之請道屯莘其下侵魏芻牧弘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搤魏滑路弘信馳告全忠請禁游舸絶往來久之魏人不至全忠疑其紿自將至滑州弘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瑭救宣復壁莘弘信厭其暴而瑭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為公憂之弘信乃攻瑭告全忠師期全忠將趨滑為援次封丘而弘信已破瑭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將侯言屯洹水克用兵數

求戰言不敢出全忠以葛從周代將從周爲閽竇每克用兵至輒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落乃引去然侵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弘信敗克用追薄魏門而還弘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民死十九弘信不堪其偪光化元年如全忠告急全忠復遣葛從周將兵追躡拔洺州執其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州袁奉韜自殺不五日取三州斬首二萬級禽其

將百餘人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兗鄆懼弘信貳故歲時賂遺良厚弘信每有饋荅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弘信以為厚已故推心焉進累檢校太師守侍中徙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二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紹威襲

紹威字端已少有英氣性精悍吏事明辨既領留後昭宗即詔嗣父節度加累檢校太尉號忠勤宣力致聖功臣幽州劉仁恭引兵攻鎮冀遂掠魏紹威告急於全忠

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内黄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級葛從周方守邢亦敗其衆於魏縣仁恭以衆十萬陷貝州全忠使李思安屯内黄從周悉軍入魏仁恭攻魏從周以五百騎出鬬謂門者曰前有彊敵不可易命闔扉士死戰執仁恭將二人仁恭使别將攻内黄為思安所敗從周乘勝破八壁追北至臨清仁恭乃還滄州與李克周圖魏紹威與全忠連兵伐滄州從周攻拔德州進薄浮陽仁恭以兵至監軍蔣玄暉請須其入壁食盡可取

從周曰兵在機機在上將豈監軍所知逆戰老鴉堤破之斬首五萬獲其將百餘人又戰唐昌范橋六遇輒勝仁恭約和乃還紹威德全忠故奉事愈固全忠遷帝洛陽命諸鎮治宮闕而紹威營太廟加侍中封鄴王魏牙軍起田承嗣募軍中子弟為之父子世襲姻黨盤牙悍驕不顧法令憲誠等皆所立有不慊輒害之無噍類厚給廩姑息不能制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彊也紹威懲曩禍雖外示優假而內不堪俄而小校李

公佺作亂不克奔滄州紹威乃決策屠翦遣楊利言與全忠謀全忠乃遣苻道昭將兵合魏軍二萬攻滄州求公佺又遣李思安助戰魏軍不之疑紹威子全忠婿也會女卒使馬嗣勲來助葬選長直千人納盟器實甲以入全忠自滑濟河聲言督滄景行營紹威欲出迎假鋭兵以入軍中勸毋出而止紹威遣人潛入庫斷絃解甲注夜將奴客數百與嗣勲攻之軍趨庫得兵不可戰因夷滅凡八千族闤市為空平明全忠亦至聞事定馳入

軍魏兵在行者聞變於是史仁遇保高唐李重霸屯宗
縣分據貝澶衛等六州仁遇自稱魏博留後全忠解滄
州兵以攻高唐仁遇引衆走為游騎所獲支解之進拔
博澶二州李重霸走俄斬其首相衛皆降紹威雖除其
偪然勢弱為全忠牽制比州刺史矣内悒悒悔恨全忠
兵在滄州紹威主饋輓自鄴至長蘆五百里不絶于道
全忠還紹威建元帥行府極土木壯麗全忠大悦紹威
間説曰邠岐太原皆狂譎以復唐室為言王宜自取神

器專天下之望全忠歸乃受禪紹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譜系昭穆因目己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贊曰田承嗣幾禽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䰠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銳躪血功無成者四叛連勢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傳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復亂唐終不得䰠與夫竪刁亂齊䰠為輕重

唐書卷二百十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田承嗣傳將兵三萬赴之○舊書作五千沈炳震本作六萬

何進滔傳封魏郡王○舊書作昌黎郡王

羅弘信傳子紹威襲○舊書作威蓋石晉諱紹字也

唐書卷二百十考證

謹案卷二百九第一頁後七行右臺御史周矩按

舊書索元禮傳右作左

第十頁後六行左臺大夫李承嘉按舊書左作右

第十四頁後六行龍川尉刋本川訛州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嗣岐王珍按舊書岐作薛

第二十頁後五行左衛將軍竇如玢按舊書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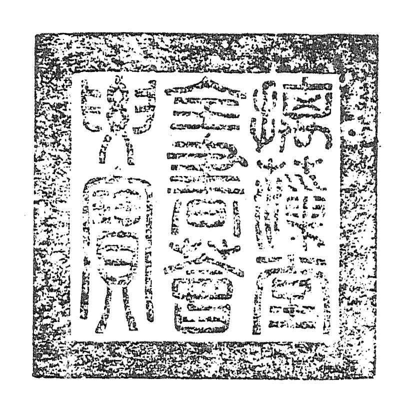
右

卷二百十第二十二頁後六行封魏郡王按舊書

作昌黎郡王見考證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鄆將曹存實按舊書朱瑄傳

作曹全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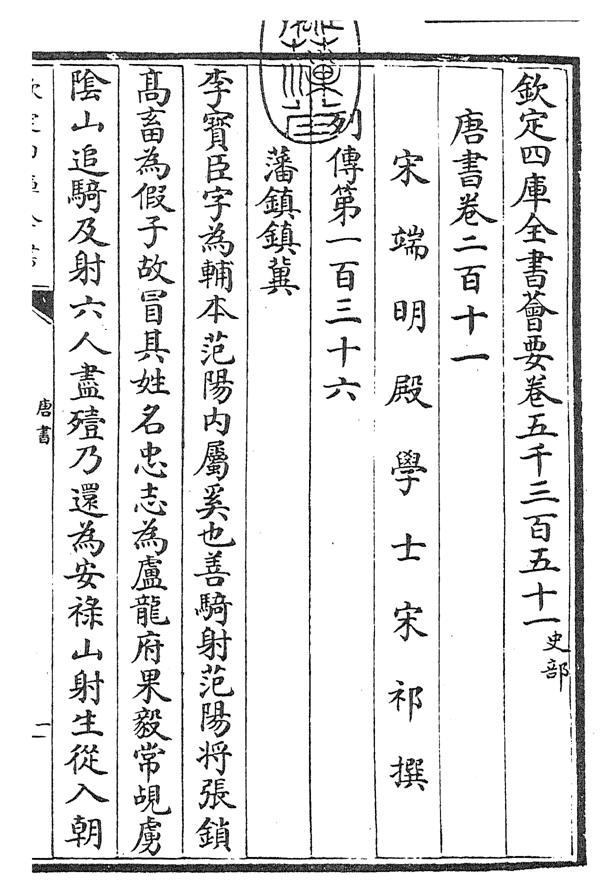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五十一　史部

唐書卷二百十一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藩鎮鎮冀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内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覘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為安祿山射生從入朝

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翽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土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兵三萬固守賊将辛萬寶屯恒州相犄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将王武俊殺萬寶挈恒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義平擢禮部尚書

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肯賜姓及名於是遂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嫁急熱為表裏先是天寶中玄宗冶金自為象州率置祠吏賊亂悉毀以為肯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始寶臣與正已素為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壻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敎不

謹進杖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
已共劾承嗣可討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離易制即
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
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饗軍寶臣厚賜士而正已
頗觳軍怨望正已懼有變即引去惟滔寶臣攻滄州歷
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
遣高嵩巖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
嵩巖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

遂降洺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巳取德州欲頗窮討承嗣懼乃甘言紿正巳正巳止屯諸軍亦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寳臣寳臣歸使者百縑使者恚抵諸道寳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巳休獨武俊佩刀立𢀶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爲資上筞也寳臣曰趙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爲父子欬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

以取信寳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寳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讖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玉氣寳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将田作伴入幽燕帝謂寳臣與正已為二而陰使客説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公于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寳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讖會遂陰交承嗣而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寳臣謬謂滔使曰吾聞

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寳臣置圖
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
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
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佗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
承嗣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寳臣曰河内方有
警未暇從公石識吾戲為耳寳臣慙而還遂俄進封隴西
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寳臣晚
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將

辛忠義盧俶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衆乃攜貳寶臣既肘異志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别室築壇置銀盤金匜玉斝猥曰内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衆莫敢辯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内不戰而定寶臣大悦厚賫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寘堇于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詔書執

政諉家事歸節於朝詔贈太傅
惟岳少為行軍司馬恒州刺史寳臣死軍中推為留後
求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悦
為請不聽遂與悦李正已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
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邵真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
而大夫違命線經中愚固惑焉魏近且與國不可遽絶
絶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
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

寤使真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豪俊士也切諫不納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束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束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郤滔繢帛為猤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譟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

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詵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扈岌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為君索命節豈為叛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乗城拒守以為後圖今君信邵真讒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遺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持維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

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眞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為惟岳忌及師行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晏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刃乎常寧與副李獻誠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畀之觀大夫勢終

為滔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可歸也
武俊然之惟岳使要藉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
謀使内應至期啟城門武俊入殺人廷中無亢者乃傳
令曰大夫叛命令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
裨校任越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詵他奴等數
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
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掌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其息吕擢冀州長史常寧在武俊時用事為内史監其

後謀亂誅惟岳異母兄惟誠尚儒術謙裕寳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其妹妻李納故寳臣請惟誠復故姓而仕諸鄆為納營田副使四為州刺史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票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于客省及出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而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闗出道吏七戰得及行在帝見厚撫之

拜太子諭德討賊有功帝從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
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
此帝見之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
誓以死比明北方有塵起帝憂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
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
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賜鐵券憲宗時為左金吾衛大
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畏不敢治至是訴於
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出為鳳翔節度使市耕牛

佃具給農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
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
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銖好學多
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
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
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寶應
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

離守則潰銳師遠鬬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内疑然見其屈損又惜善鬬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膂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女弟婿今事急宜

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因
諜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還兵使
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為趙州
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聞有詔召大夫宜亟
歸惟岳惶遽出遂縊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
旨德宗擢為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祕書監兼御史大
夫恒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
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為深趙

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滄亦怨失深州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篋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筞兵助討賊軍就舍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

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為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即謂武俊曰王師既敗馬公甲約如此不宜廹人以險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耶彼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

構矣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
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為真定府命士
真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為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
王佑司文士清司武竑為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
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衛常寧內史監
皇甫祝尚書右僕射餘以次封拜建中四年抱真使客
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
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

子不省故至是令諸軍數表大夫至誠上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過失返不得自新耶令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爲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樸彊不欲曲在我天子若

能以恩盪刷之我首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
滔踵襲之林曰夫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令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彊則須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

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琅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絶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略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渭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

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爈公不救
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
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
令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
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
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宫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
舍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忼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
為兄弟遂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

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票將馬實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鋭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琳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囂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盍

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廹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恒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悉

官之俄進檢校大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諡威烈帝更為忠烈士真襲位

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為恭元和初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徒謚曰景

襄軍中推其子承宗為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

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為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刓困宜即詔承宗嗣領季安等雖病徐圖所宜定四方有天時不可速也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使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假令承宗奉詔諸道以割地同怨是官爵虛出而無當也不

如令使者諭之無出上意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嗣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因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涣為二州團練守捉使遣中人傳詔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詔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璀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健鬭聞

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璀偕有詔武俊忠

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璀至軍無威

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酈定進號驍將以禽劉闢功王陽

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僨趙人曰酈王也害之師氣益折

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

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

固内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兵市井屠販不

更戰陣恐因勞憚遠潰為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

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虛山東淤癖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盛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息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為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為援詸承璀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潞而從從史它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

平承宗懼遣其屬崔遂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廹三
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
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
赦乃詔浣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
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
自謂計得嫯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
百餘人不自安及吴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
教其將尹少卿爲蔡遊説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

遣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
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趣火所鬬死者十餘輩縣
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
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為旰食承宗嘗
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
罪伐之詔乃絶承宗朝貢黨其弟承系承廸承榮於遠
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
發斷建陵門戟燔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

數出兵掠鄰鄙田弘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即進即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義武盧龍横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故士觀望獨昭義郗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為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為邢州刺史使隷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

俊從子為承宗守南宫士則招之約歸命謀泄遇害子
元伯奔還擢監察御史詔贈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
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至魏博因田弘正求
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知
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賜詔書
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刺史
鄭權為横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户
三百以所部飢賜帛萬匹李師道平奉法益謹表所領

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丐王官十五年死贈侍中軍中推其弟承元為留後承元不敢世于鎮詔用為義成軍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隷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之為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鬭王武俊養為子故冐姓王世為裨将廷湊生駢脅沈鷙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為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稽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

弘正自稱留後脅監軍表請節又取兾州殺刺史王進岌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敇横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於是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囚張弘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翰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為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犄角而進夫用兵若鬬然先扼喉領令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

入此萬勝之策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棻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

階貴近帥滄景𢌿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帝賜賚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饋道梗棘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蒸𢌿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未半道諸軍彊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得衣食又監軍宦人悉取精票士自隨疲瑣者備行陣戰輒潰二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窂相不知兵為

異議搖訹裁報乖戾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
叛田布衆潰于南宫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
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
兵部侍郎韓愈慰具軍廷湊既原則稍挺與克融憲誠
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
許更授兖海節度使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
湊帝虞其變故授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兖兵討同捷廷
湊撓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餽滄景鹺糧因鄰道使者不

遣帝怒詔絶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詔同捷亂廷湊同惡宜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畀之官以州鎮降者等差為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蠟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丌志沼會同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

原郡公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子命然重鄰好畏法稍
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悖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
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以元逵請命帝聽
襲節度
元逵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
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
粧澤奩具奴婢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逵
為北面招討使詔下即日師引道拔宣務壁破援軍尭

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
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公食實封户二百進至兼
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襲
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其為人淫湎自放性暴
厚裒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為樂衆怨其虐欲逐之會病
死贈司空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逵次子紹懿為留後
以嗣俄為節度使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政簡易
咸通七年死贈司空以紹鼎子景崇嗣初紹懿病篤召

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將授之今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墜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為留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寵勵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謚曰章惠景崇居喪如禮母張卒號慕羸惙當時稱之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母昆弟為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景崇謝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山黃巢反帝西狩偽使齎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為沙陀所攻乞師於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擁兵之官道于鎮景崇館于靈壽肆其下剽奪景崇殺之嗣節度凡十四年十三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謚曰忠穆子鎔

鎔年十歲軍中推爲留後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克用楊復光攻黄巢鎔凡再饋粟以濟師僖宗還自蜀獻馬牛戎械萬計於是克用方擊孟方立於邢州鎔歸芻糧邢州平克用遂謀山東屯常山西引輕騎涉滹沱課軍會大澍平地水出鎔兵奄至克用匿林中以免是時幽州李匡威亦謀取易定分其地王處存方厚事克用克用寵將李存孝已拔邢則略鎔南鄙别將李存信等出井陘會之鎔侵堯山存孝擊敗之遂至深趙鎔求救於匡

威存孝方攻臨城等數縣聞匡威屯鄗引師去存信素
忌存孝妄曰無擊賊意克用信之存孝飛狐人所謂安
敬思者善騎射攻葛從周敗張濬韓建數有奇功至是
懼讒挈邢州歸朱全忠并結鎔為助天子詔出鎮幽魏
兵援之景福元年克用假道于鎔以討存孝鎔不答乃
與處存連兵侵鎔拔堅固鎮攻新市鎔禽克用將薛萬
金匡威以兵三萬救鎔克用自攻常山度滹沱河鎔引
騎十萬夜濟磁水襲敗之斬二萬級奪鎧器三百乘克

用退壁欒城天子有詔和解三鎮克用還然未得志故復伐鎔匡威以五千騎敗克用于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豪城餉金二十萬以謝俄而匡威為弟匡籌所逐鎔德其助已迎而館之匡威親忌日鎔往弔伏起殺其府屬楊洽及親吏淡從有甲者牽鎔褁匡威曰與我四州可不死鎔許之將鎔入牙城鎮軍譟而闔左門坎垣出戰會大風雨木拔瓦飛兵相接有屠者墨君和袒而薄賊衆披靡乃挾鎔踰城入既免賞千金與第一區約宥

十死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從事李抱貞俱死明日鎔
以禮斂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
死所以死狀表天子請討鎔詔止之又詔朱全忠平幽
鎮怨克用聞匡威死自率兵傅城下鎔大驚納縑二十
萬乃退匡籌攻樂壽武强克用出縛馬關敗鎮兵於平
山因進攻鎔外壘鎔内失幽州助因乞盟進幣五十萬
歸糧二十萬請出兵助討存孝乃得解克用屯欒城存
信屯琉璃陂為邢人夜襲其營存信軍亂不克追克用

進薄邢環城為溝塹欲示久圍者城中兵數出溝壘不可成裨将袁奉韜紿存孝曰君所畏惟王耳王欲溝塹成則西歸公何不聽之存孝兵不出壘成攻益急城中食盡存孝登城哭曰我誤計使我生見王死不恨克用遣家嫗招之存孝出泥首言為存信誣構克用曰爾與鎔書罵我多矣轘而尸於市光化中全忠討幽州劉仁恭鎔遣兵乇脩城俄而仁恭敗擊其歸得十八全忠既取邢洺磁又得潞因圖河東使羅紹威諷鎔絶太原共

尊全忠鎔猗違全忠不悅會克用將李嗣昭攻洺州全忠自將擊走之得鎔與嗣昭書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謂其屬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式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閒耳況繼奉天子詔和解能無一番紙墜此路乎太原與趙本無恩嗣昭庸肯入耶公為唐桓文方以仁義成霸業寧困人於險耶全忠喜把式袂曰吾特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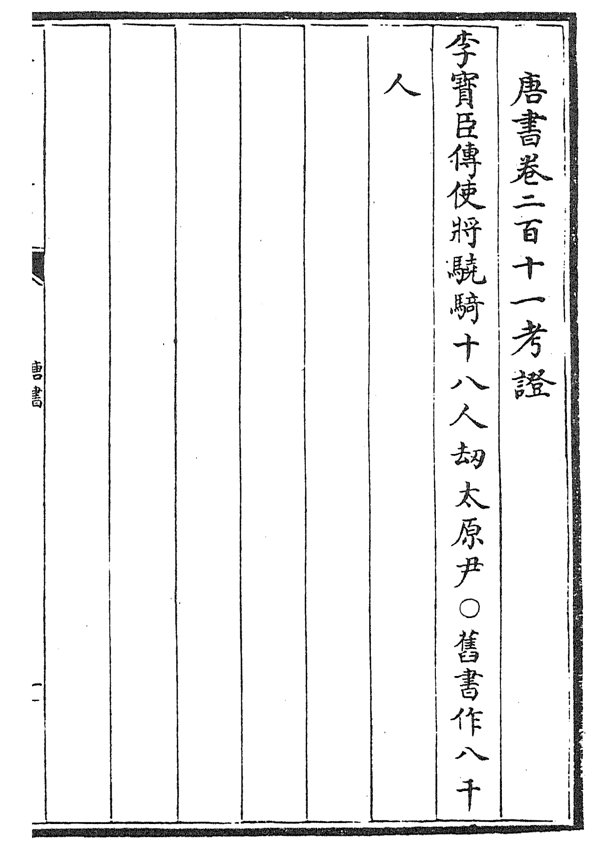
延入帳中議脩好鎔以幣二十萬賂師遣子昭祚質任
全忠府全忠因妻之鎔判官張澤謀曰失火之家不可
恃遠救今定窋邇與太原親宜使全忠圖之鎔遣式使
全忠全忠乃取定州王郜遂奔太原鎔母何有婦德訓
鎔嚴至母亡鎔始黷貨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又以房
山有西王母祠數游覽妄求長年事踰月不還始廷湊
賤微時鄰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
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

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庚文也景崇鎔皆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贊曰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昵及泚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軋兵相仇折幽薊之鋭泚失其朋不出孤城終底覆夷用林之功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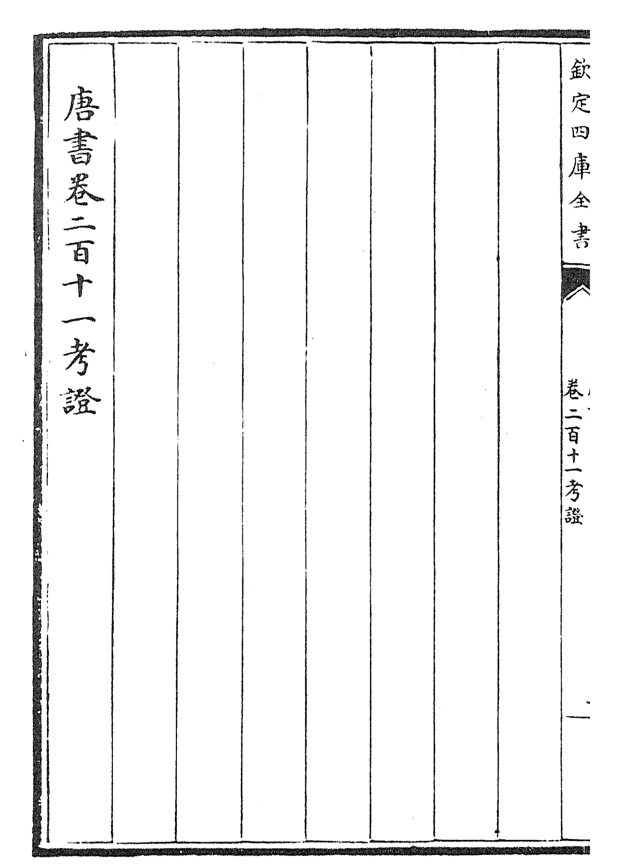
及身德宗為不明哉

唐書卷二百十一



唐書卷二百十一考證

李寶臣傳使將驍騎十八人刧太原尹○舊書作八千人



唐書卷二百十一考證